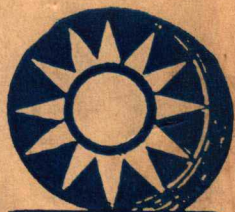


# 青年模範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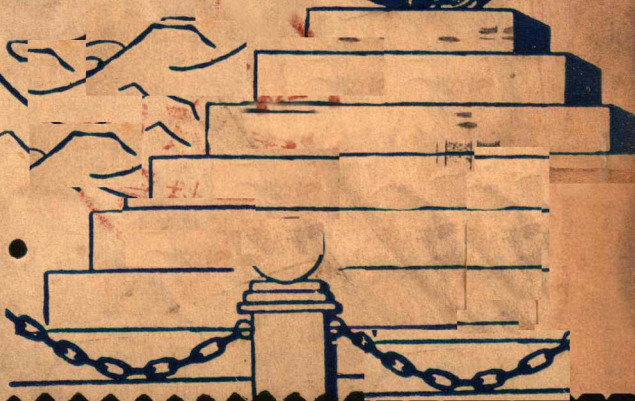
孔繁霖編

## 陳英士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第一輯



吉朝

士

英士

士

士

英士

士

英朝

英朝

英朝

英朝

書叢範模年青

---

士 英 陳

著 編 霖 繁 孔

行 印 社 版 出 年 青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一一三〇〇〇)

# 陳英士

定價國幣六五〇元

編著者 孔繁霖

發行者 青年出版社

印刷者 新中國印刷廠

南京：中山路六〇六號

版權所有

# 青年模範叢書

##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張 謇、蘇 武 (二)衛 青、霍去病 (三)馬 援 (四)班 超  
(五)諸 葛 亮 (六)李 世 民 (七)岳 飛 (八)辛棄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克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 廖仲愷 (七)蔡松坡 (八)黃花岡

##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 (一)遠征軍在前綫 (二)活躍的青年軍

##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一、我國古以六藝施教，兼重文武，故歷代賢豪，在其青年時期，每當國家危難之際，輒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之行爲，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迄乎近代，首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自

國父孫先生以次，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行爲之義勇悲壯，更遠邁古昔。此次對倭抗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敵愾同仇，奮勇殺敵，在

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大多亦是

青年；此其所爲，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今日切要之圖，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

二、基於上述之理由，本叢書計分四輯，共二十四冊，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一)張騫、蘇武 (二)衛青、霍去病 (三)馬 援

(四)班 超 (五)諸 葛 亮 (六)李 世 民

(七)岳 飛 (八)辛 棄 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 克 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 松 坡 (八)黃 花 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遠征軍在前線

(二)活躍的青年軍

三、本叢書所輯各書 其篇幅內容，力求均勻。但事實上，或以其人  
事蹟甚多，雖經過揀擇，仍不免失之於繁；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  
來甚少，雖廣為搜集，仍不免失之於略。加以限於時間，成書倉  
卒，魯魚亥豕，在所弗免。敬希讀者惠予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改  
正，不勝企幸。

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

# 陳英士

## 目次

###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志趣

- |   |           |    |
|---|-----------|----|
| 一 | 少年生活      | 一  |
| 二 | 投身革命      | 一一 |
| 三 | 宣傳與軍事     | 一九 |
| 四 | 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 | 二五 |
| 五 | 響應武漢起義    | 二九 |
| 六 | 嚴密黨的組織    | 四一 |
| 七 | 策動討袁軍事    | 五九 |
| 八 | 革命青年之楷模   | 七五 |

# 陳英士

## 一、少年生活

(一)英士的家庭 陳英士，以字行，名其美，浙江吳興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六年(清光緒三年，西歷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有卓行的人，祖父尤好義任俠，爲鄉里經營公益事業，不遺餘力，地方官曾題「聖門狷者之流」的匾額給他。父春倉先生，以商業起家，母吳太夫人。

(二)聰明機警的孩子 英士少年的時候，聰明便已顯露，做事的機警，引起了鄉人的注意。八歲時，他同一班小孩到野外去玩，用火柴燒枯草來取樂，其中有一小孩，忽然被火燒着衣服，焦急得大哭起來，其他的小孩都嚇跑了，只有他一個人一點沒有慌張，趕緊跑上去，把那個小孩推倒在地上，自己緊緊的伏在他的身上，衣上的火便馬上

熄了。那個孩子也一點沒有受傷。

又有一次，那時他已十歲了，他和一班小孩，在曠地上驅馬爲戲，突有一馬在他的後面追來，勢甚兇猛。他的遊伴都爲之驚慌不置，他獨從容步行數十步，等到將被追及時，陡然伏在地上不動，馬頓時失掉目標，停止前進，正欲轉身奔回羣中去，他忽站起來，使力痛擊，馬跑得越快，大家越感到快樂。他對於剛才所遭受的危險，毫不爲意。

(三)反抗陋俗的故事 英士十一歲時，在吳興的石門鎮住。那年舊曆十月二十三日，爲石門城隍誕日。那天夜間，當地的愚夫愚婦，盈千累萬的到城隍廟裏來禱拜，大家都唸着「南無阿彌陀佛」，滿屋子都是這個聲音。他和他的朋友到廟裏去遊玩，深深地感到鄉人的愚昧可笑。行到地獄殿，他看見土偶狀極猙獰，於是用手指說：「百姓已受你愚弄，你還裝得這樣可惡。」他就乘人不備，挾着面目最猙獰的一個回來，自己坐在高堂上，把土偶用鞭子笞撻之後。又把他放在小便的地方，對着它說：「你無端受着百姓的香火已久，現在罰你看守便所，你須忠於職守。」第二天，爲別人發覺，把土偶送

回廟裏，他大怒，仍然把它拿回來，毀壞之後，復投入溺中。

又有一次，他看到鄉人問卜求籤以治病，知道入迷已深，不可以理喻，便暗中把城隍的仙方籤和觀音殿的靈方籤互相掉換。鄉人許久才發現，非常駭異，大家都不知道這是他弄的惡作劇。

由這些事情看來，英士反抗不合理習俗的心思，自幼就是很強的了。

（四）讀書的喜好 英士兄弟共三人，兄其業，弟其采，他居次。他的父親的意思，是要他的哥哥和弟弟讀書，他則學習商業，以維家計，所以他在鄉間讀幾年書，到了十五歲，便到石門鎮一家當舖裏去學徒。他空閑的時候，很喜歡閱讀書報，漸漸知道國家大事。甲午戰敗，清廷對日割地賠款，他非常憤慨，寫信給他的弟弟其采，勸他學習西學，以求實用。後來外侮愈急，他的憤慨愈多。

二十六歲時，他的弟弟其采從日本學成回國，和他談到日本所以富強，全在變法維新，振興實業，他大受感觸，覺得內地見聞狹窄，不能發展，次年便辭去當舖職務，跑

到上海學習絲業。上海在那時是新學運動的中心，也是救國運動的中心。他一到那裏，便立刻投入這偉大的時代潮流裏，乘學商的餘暇，一方面銳意研究科學，增進新智識；一方面又廣求同志，開始革命運動，熱烈的向上追求。

他漸漸的對學習絲業感覺不滿意了，嘗嘆道：「商賈徵逐未利，何補於國家的危亡！」因此，他就想出國留學，以求深造，但苦於學費無着，時其采正在湖南任新軍統帶，他便到湖南去和其采商量，其采欣然許諾，願以私蓄助他完成志願。他囑其采留意，聯絡湘中志士，作為反清革命的準備，然後起程到日本去。

（五）為革命而東渡留學 英士到了日本東京，先入警監學校，學習警察法律，後來他感覺實行革命，需要軍事知識，又改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

那時在東京的中國學生，多來自各省，他們到了外國，深恨滿洲政治的黑暗與不平，覺得亟需改革，於是相互交結，進行種種革命運動。中國國民黨史稿書內有一段，記載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很清楚，那記載說：

「自中日戰後，清廷自審勢絀，倡言維新，紛派學生留學，以日本地近費廉，公私留學者尤多。此類有志青年，足履外國，已痛滿洲政治之不平與黑暗，而德租膠州，俄租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衛，法租廣州灣，及各國劃定勢力範圍，與喪權借款之約，更相接踵。加以外禍日深，內政日壞，故感受革命理想極速，轉瞬成爲風氣，因設青年會以爲機關，所以別於其時在日之立憲派學生所立譯書彙編，清議報等機關也。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多集中於革命問題。」

東三省俄國不撤兵事發生，軍國民教育會應時而起，藍天蔚、鈕永建、吳敬恆，吳祿貞、敖振邦等爲之教授，並派鈕與湯同入天津與袁世凱聯絡，不得要領而返，乃轉謀回各省，潛圖舉義。時各省學生皆有學生會，會中多辦一機關報，報以不言革命爲恥，此外劉成勳在學生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而戢翼量、沈翔雲、張繼等則發起民報以鼓吹革命，秦力山等創開支那亡國紀念會，一時風起雲湧。而上海蔡元培、敬恆、章炳麟等所辦之愛國學社及義勇隊，吳敬恆等所發起之張園演說會，章

炳麟、鄒容、章士釗、陳範等所辦之蘇報，復互相聲援。

總理甲辰經日本赴美時，復囑同志多人在日本物色有志之學生，結爲團體，於是留日學生，益集中於革命旗幟之下。」

民國紀元前七年七月，總理由美至日本，進行革命事業。這時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雖說大多數是傾向革命，但還有少數青年爲保皇黨所惑，以爲中國祇宜君主立憲，不宜於民主共和，總理覺得這一種落後的思想，必須根本祛除，然後革命大業才能順利進展，於是他就乘着開會歡迎他的時候，講演革命理論，提示革命方略，力言中國必須採用革命方法，迎頭趕上，才能得到拯救。意詞懇切，聽者動容。那演詞道：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爲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布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爲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爲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爲我國賀也。願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固



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可疑也。中國不僅可以突駕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而法，古時所謂文明中心點，如埃及、希臘、羅馬等，皆已不可復覩。近日雅利安之文明，特發達於數百年前耳，而中國之文明，已著於數千年前，此爲西人所不及。但中國傾於保守，讓西人獨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卽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蓋各國無不由舊而新，英國倫敦，先無電車，惟用馬車，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三年耳，再來迴如隔世，前之馬車，今已悉改爲電車矣。謂數年後之中國，而仍如今日之中國，有是理乎！

中國土地人口爲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爲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臺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據此大舞臺，而反謂無所藉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好山河，仍爲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共和國，以表白於世

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國見情勢日迫，不勝危懼，然苟我發奮自雄，西人將見好於我不暇，遑敢圖我，不思自立，惟以懼人爲事，豈計之得者耶！

所以鄙人無他，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己身之肩上。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志士爲之原動力耳，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以吾儕今日爲之，獨不能事半功倍乎？

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殊難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國發明機器者，皆數十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歲月之功已足，中國之情況，亦猶是耳。又有謂各國皆由野蠻而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祇可爲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爲共和。此說亦謬，於修築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粗劣之汽車乎？抑

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是取譬，是非較瞭然矣。且夫菲律賓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兩大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者皆蠢如鹿豕，今皆得爲自由民，言中國不可共和，是誣中國人，曾菲律賓人北美黑人之不若也，烏乎可！所以吾儕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乎進化之公理也。不知文明之真價值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爲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爲直接了當之共和，而爲此不完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爲耶！鄙人願諸君於是等謬想，淘汰潔淨，從最高之改革着手，則同胞幸甚。」

總理這篇演講過了之後，轉變了不少青年學生的思想，因是東京革命空氣越加濃厚，革命潮流越加激揚了。

英士本來就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青年，現在來到這革命中心的東京，與革命青年交結，聽革命領袖言論，耳染目濡，感想甚深。因是，他早就想投入革命，爲改造新中國

而努力！

陳英士

## 二、投身革命

英士革命心切，適逢總理想擴大革命團體組織，成立中國同盟會，他認為時機已到，遂毅然加入，從此他就成為同盟會的一份子，熱烈參加同盟會的活動，形成一注革命的巨流，沖倒滿清專制，為中華民國開闢一條光明大道。

英士是參加中國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的，所以中國同盟會不論在中國的革命史上或英士一生的事業上，都是很重要的。現在讓我們先述它的成立經過，然後再述它的革命策略：

(一) 中國同盟會成立經過。原來總理在東京歡迎會上演說革命理論後，確實引起了許多青年來信從。可是他進一步認識，革命潮流儘管澎湃，設使沒有一個統一的機關，來集中力量，切實推動，革命還是不能成功的，於是他便和華興會的首領黃興會商，結果大家都覺得這種意見是很對的，於是就定於民國紀元前七年三十日，假東京赤坂

區檜町黑龍會爲會場，召開籌備會，討論進行，當天到會的，有總理和黃興，張繼，陳天華、宋教仁、馮自由、田桐、居正、胡毅生、馬君武，董修武、鄧家彥、張我華、黃復生、汪兆銘、古應芬等，七十餘人，首由總理宣佈開會理由，兼及革命形勢，次由黃興等相繼演說，咸慷慨陳革命大義。既而討論組織問題，總理提議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討論結果，簡稱爲中國同盟會。次提議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爲會綱。這是中國同盟會的籌備情形。

八月二十日下午，中國同盟會假東京赤坂區，靈南坂、坂本金彌邸開成立大會，加盟者數百人，（籍貫包括全國十有七省，只有甘肅一省因無留日學生，故未有人入盟）英士素有革命思想，因在同盟會成立的時候，就毅然加入，自此之後，對革命工作愈加努力。

（二）同盟會之策略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黨的組織愈見嚴密，革命的力量愈見充實，而革命方略亦愈見周詳：一方面招編軍隊，爲驅逐韃虜創立民國之工具；一方面

又以革命宗旨昭示天下，以喚醒民衆共同努力。同盟會的軍政府宣言說道：

「天運次歲年月日，中華國民軍軍都督，奉軍政府令，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例，布告國民，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羶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特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爲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爲上繼先人之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爲其機關而已。自今日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努力，以盡責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經綸，暨

將來治國之本，布告天下。

1. 驅除韃虜 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爲邊患，後來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迫我漢人，爲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洲政府，窮兇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者，殺無赦，漢人有爲滿洲作漢奸者，亦如之。

2. 恢復中華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逐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爲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爲者，天下共擊之。

3. 建立民國 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國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而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

4. 平均地權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受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



，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爲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襲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棄之。

右四綱，其措施之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爲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爲人民戮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寧，既破敵者，及未破敵者，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辮髮之屈辱；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畜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縣以三年爲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第二期爲約法之治。每一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吏，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軍

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循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定後六年爲限，始解約法，布憲法。第三期爲憲法之始。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選大總統，及公選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憲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爲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爲軍政府解除權柄，在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以上爲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爲國戮力，失信矢忠，始終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能踔厲堅忍，共成大業，漢族神靈，久焜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祈人人各發揚其精神，我漢人同爲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閭閻不惜其力，卽革命可成，民政可立，願我四萬

萬人共勉之。」

由於同盟會的積極進行，革命空氣風起雲湧，不到一年時間，國內外加盟的，已在萬人以上。於是國內和國外的支部都先後紛紛成立。爲革命運動開一新紀元。因此總理嘗感慨的說道；「前者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事業能及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期有繼起者耳。及是時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這可見同盟會的成立，對於中國革命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陳  
英  
士

## 三、宣傳與軍事

同盟會有兩個最重要而又最實際的工作：一是宣傳，一是軍事。關於宣傳，同盟會於乙巳年十二月發行民報，鼓吹三民主義，總理爲發刊詞，標明左列幾項主義：

- 一、顛覆現今惡劣政府。
- 一、建立共和政體。
- 一、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
- 一、土地國有。
-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聯合。
-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命事業。

這種宣傳，對於喚起世界各國的同情和灌輸國民革命思想，都有很大的功效。

關於軍事人材的養成，總理早就注意。在紀元前九年，曾設軍事研究所於日本東

京之青山，聘日人步兵大尉日野熊藏爲教授，胡毅生、黎仲實、李自重、伍嘉彥、饒景華等都在這裏面當過學生，後來因爲費多而事故叢生，至同盟會成立後就解散了。轉注意於聯絡國內外之陸軍學生，收效至大，幾乎成爲革命的中堅份子。

英士，對於這兩種工作的重要，都是看到了的；而且他都很有興趣，積極進行不稍放鬆。他曾和一般同志到漢口英租界去，籌備創辦大陸日報，一切都已安排妥當，正預備出版，忽爲湖北清吏偵知，向租界當局要求逮捕，他不得不忍痛放棄。事敗垂成，損失很大。回到上海，又創辦中國公報和民聲叢報，爲鼓吹革命的言論機關。此外對於各同志所辦的刊物，他也無分彼此的盡力協助。宣傳書報，像雨後春筍般的產生，大大的激動一般人的心情，收到了很美滿的效果。

他覺得實行革命，需要軍事人材，因是他就留心羅致。後來他在交接的人中，認識了一位拳術家霍元甲，頗富於愛國思想，於是他便計劃創辦一間精武學校，從同志中挑選志向堅定，體格強健者數十人，由元甲教授拳術和軍事學，六個月畢業後，再把幾個

同志，分派到各地去，組織同一性質的學校，每人再担任教授五十人，若干年後，便可練成千萬體力強健，富於軍事學識的革命幹部。對於革命運動必有偉大的貢獻。可惜元甲不久被人毒害，他這個偉大的計劃，就無從實現了。

革命運動經過了宣傳的喚醒，和軍事人材的收羅，革命起義，也就不斷的在各省發生，僅僅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歷一九〇七年）的一年內，便有許雪秋等的潮州之役，余繼成等之黃岡之役，鄧子瑜等的惠州之役，徐錫麟的安慶之役，秋瑾的紹興之役，王和順等的欽州之役，黃明堂的鎮南關之役，人心振奮達於極點。

英士在日本看到這種情形，感覺無限的興奮，認為實行的時期已經到來，應該趕快回國參與這種工作，因於紀元前四年春，由日回國。在上海設立一個機關，以便聯絡東南各省的志士，和計劃起義的軍事。他自以為是浙江人，對於本省形情比較熟悉，易於發動革命，於是他就準備在浙江大舉。不料黨人劉光漢與兩江總督端方私有勾通，把他的進行計劃密自洩漏了，以致機關被破獲，他的革命的策劃，大大的受了一個打擊，但

他並不灰心，仍然進行他的革命的工作。

同盟會最重大的一次舉動，要算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之役了。這一舉動，是同盟會傾全黨之人力財力而發動的革命運動，舉義雖定於廣州，計劃則及於長江各省，想一舉而摧毀滿清，建立民國。英士對於這一次轟轟烈烈的舉義，不論是事前的策劃，或事後的援助，他都盡了不少的力量。

這次廣州舉義是 國父感於日俄協約的告成，國事日亟，遂於紀元前二年，由檀香山經日本至南洋庇能，約黃興胡漢民趙聲鄧澤如等集議於檳榔嶼，決定在廣州首義。議定後，趙聲因為要保存新軍舉義的機關，很快的就先回香港，黃興於十二月中旬自南洋歸，辛亥正月中旬，胡漢民亦至；此外還有長江各省及閩桂日本各地同志多人，都聚集於香港，共謀革命進行。英士也被邀到香港來參預計劃。大家議定組織一個統籌部為發號施令的機關，並推舉黃興為統籌部部长，趙聲為副部长。黃興把部內的人員佈署好了以後，即謀軍事的配合，以姚雨平林樹巍何進等運動廣州新軍及防營，以朱執信胡毅生



運動各地民軍，以李海雲担任海軍。又擬於廣州攻取之後，立即分遣三軍出動：一軍出湖南趨湖北，黃興統之；一軍出江西趨南京，趙聲統之；一軍留粵爲後援。俟南京武昌克復後，即會師北伐。又派懲越山赴日促同志回國，以充實力量，命劉揆一宋教仁陳英士于右任譚人鳳居正田桐孫武等，分途担任各省響應工作，計劃既定，各省即分頭進行。黃興在廣州組織敢死隊，預備破壞各行政機關，奪取軍械子彈，並與新軍取得聯繫。

經過兩個月的準備，到三月間，一切布置大致就緒，黃興於二十五日，約集在港同志來省，研論行動方策，遂決定於三月二十九日舉義，並約定於是日晚間十二點鐘出發。不料竟有奸細向粵督張鳴岐密告，張謀商於水師提督李準，即於二十六日飛調防勇二營來省戒備，以後並破獲機關數處，捕去同志十餘人。黃興知事已急，乃於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率隊百餘人，疾趨入督署，搜尋張鳴岐不得，擊斃統帶金鎮邦，縱火而去。後以敵軍四面合圍，衆寡不敵，革命運動遂告失敗，同志死者七十二人。

廣州之役失敗後，清吏大搜革命黨，鬧得滿城風聲鶴唳，人心不安，英士却於這時

無聲無息地獨自跑到廣州，暗中設法救護同志脫險。後爲清吏偵悉，嚴行緝拿，在香港的同志都以爲他已遭不幸，可是他已設了巧計逃脫了。這次廣州起義，雖是失敗，然其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寰宇了。

## 四、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

自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後，革命聲勢受到很嚴重的頓挫，許多同志都很沮喪，覺得革命的前途非常渺茫；但，英士的想法，確不如此。他追想過去情形，深感有共同宗旨，無共同計劃，有切實人材，無切實組織，以致不能發生很大的力量，達成革命的目的；今後的策劃，當針對過去缺點，力謀糾正，於是便會同宋教仁，徐潛、譚人鳳、鄧道藩等商量發起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奉東京本部為主、與南方分會分頭進行，革命聲勢爲之再振。他們發出宣言，說明組織之原委道：

現政府之不足以救國，除中國喪心病狂之憲政黨外，販夫牧豎，皆能洞知，何況憂時之志士？故自同盟會提倡種族主義以來，革命之思想，統政界、學界、軍界、以及工商界，皆大有人在；顧思想如此之發達，人材如是之衆多，而勢力猶然孱弱不能戰勝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而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材，

而無切實之組織也。何以言之？如章太炎、陶成章、劉漢等已入黨者也，或主分離，或主攻擊，或爲客犬，非無共同之計劃以致之乎？而外此之入主出奴，與夫分援樹黨，各抱野心，更不知凡幾耳。如徐錫麟、溫生才、熊成基輩，未入黨者也，一死安慶，一死廣州，一死東三省，非無切實之組織有以致之乎。而前此之「朝秦暮楚」與夫輕舉妄動，拋棄生命者，更不知凡幾耳。前之缺點，病不合，推其弊，必將釀歷史之紛爭，後之缺點，病不通，推其弊，必至嘆黨員之寥落，前一缺點伏而未發，後一缺點則不自今日摧殘過半人才始。前精衛陷北京，南洋保皇報曾載有曰：「跳來跳去，祇此數人。」嗚呼！有此二病，不從根本上解決，惟挾金錢主義，臨時召募烏合之衆，雜於黨中，冀僥倖以成事，豈可爲之數哉！此吾黨所以義師屢起屢蹶，而至最後之慘劇也。同人等激發於死者之義烈，各有奮心，留港月餘，冀與主事諸公婉商善後補救之策，乃一則以氣鬱身死，一則以事敗心灰，一則燕處深居不能謀一面，於是羣鳥獸散，滿腔熱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雖然，黨事者

，黨人之公責任也。有倚賴性，無責任心，何以對死友於地下？返滬諸同盟迫於情之不能自己，於是乎有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定名為同盟會中部總會者，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而以中部別之，名義上自可無衝突也。總機關設於上海，取交通便，可以聯絡各省，統籌辦法也。各省設分部，總攬人才，分擔責任，庶無顧此失彼之虞也。機關制取合議，救偏僻，防專制也。總理暫不虛設，留以待賢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當適如其分，不至鄙夷不屑就也。舉義為由總部召集，各分會提議，不得懷抱野心，輕於發難，培元氣，養實力也。總部對於各團體相繫相維，一秉信義，而籠絡誘騙之手段，不得施也。各團體對於總部，同心同德，共造時機，而省界感情之故見，不可現也。組織之內容，大概如是，海內同志，其以為不謬，肯表同情贊助歟？黨人幸甚，中國幸甚。

同盟會中部總會組成之後，長江一帶的革命活動才有個中心，自此中國革命的目標，即由南方移轉到中部，給滿清政府更迫近更深重的打擊。同盟會中部總會組成之後，

更加便於布署江浙及長江一帶反清形勢，策動兩湖的革命同志，往後我們看到辛亥武漢起義，和上海，南京的光復，就可知道同盟會中部總會的作用。這都是由於英士有先見之明，和布置的周密，才能爲革命奠定千秋不拔的基礎。這一點，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 五、響應武漢起義

(一) 武漢起義之由來

前幾年中，革命黨的發動，除徐錫麟，熊成基兩次舉事於安慶外，同盟會的直接行動，總是拘於南部的一隅。辛亥三月廣州之役發動以前，譚人鳳曾向黃興，趙聲建言：「兩湖居中原中樞，得之可以震動全國，控制虜廷，不得，則廣東雖爲我有，仍不能以有爲。願加以注意，俾收響應之效。」黃興問他的辦法，他說：「居正、孫武等，日夕爲武昌謀，惟缺於資，不能設立機關，以張大其勢力。湖南同志甚多，以缺於資不能爲進行之部署。誠能以金分給於兩湖同志，則機關一立，勢力集中，響應之效必大。」原來兩湖自萍醴之役失敗，日知會被破壞後，又發生了一些革命團體：最先是共進會，後來又有武昌的文學社。文學社以蔣翊武等爲領袖，胡瑛在武昌獄中亦陰與其事。他的會員，大概都是同盟的會員；但他的組織行動，並不必由同盟會本部的命令。共進會的主腦人物，在湖爲焦達豐，在鄂爲孫武，居正等，牠的會員，

大部分也是同盟會的會員；但也有不曾加入同盟會。他們的組織行動，也不由同盟會的命令。黃興對於共進會的成立，起初不以為然，曾與焦達豐爭辯。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漢方面的祕密活動，起初也不統一，後得譚人鳳等的調和，漸歸一致。辛亥三月，廣州舉事前，黃興依譚人鳳的建言，已與他們聯絡，預備響應。他們的革命勢力以新軍爲柱石而輔之以會黨，文學社的領袖蔣翊武，便是新軍中黨員的重要人物。這是革命黨在武漢原來的大概情形。

同盟會的幹部人員，自廣州大失敗以後，趙聲憂憤成病而死，黃興、胡漢民等，墊伏香港亦頗沮喪。及至英士、宋教仁、譚人鳳等，由香港返滬，組織「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後，革命精神爲之一振；而且革命發動的中樞也隨之由南部移到長江流域來，尤注意於武漢。

譚人鳳是湖南革命同志中的老人物，鬚髯蒼白，奔走不息，素爲兩湖的青年同志所敬仰；宋教仁本由湖北文通學校出身，與兩湖的青年同志，關係也異常密切；中部總會



成立後，譚宋二人常秘密往來於滬漢間，與孫武，居正等籌商進行方法，於是文學社與共進會事實上成了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分機關。自是武漢和上海兩方面革命黨彼此有了連繫，可以遙爲呼應了。

此時上海方面，有革命黨一個重要的言論機關，卽于右任所組織的民主報，宋教仁以漁父的別名，常在該報發表光燄逼人的革命文字，鼓勵民氣。但宋的初意，以爲革命舉事，尙在數年以後，及至鐵道國有問題發生，革命的風潮，便不可遏止了。到七八月之交，武、漢方面的同志，便急欲發動，派員赴滬港等處，促幹部人員來鄂指揮。黃興在八月裏與馮自由的兩書，很可窺見其中消息；其第一書有言：

「……：七月以來，蜀以全體爭路，風雲甚急，私電均以成都爲吾黨所得，然未得有確實消息。前已與執信兄商酌，電尊處轉致中山先生，請設法急籌大款，以謀響應，尙未得復。今湘鄂均有代表來滬，欲商定急進辦法，因未接晤（黃興此時尙在香港）不知其實在情形，故不能妄斷。……：」

## 第二書言：

「又啓者，鄂代表居正由滬派人來云：新軍自廣州之役，預備起事，其運動之進步甚速。辦法以二十人爲一排，以五排爲一隊，設排長隊長以管領之。平時以感情團結，互相救助，使其愛若兄弟，非他人所得間隔，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機體。現人數已得二千人左右，此種人數，多係官長下士，而兵卒審其程度最高者始收之。一官長下士能發起，兵卒未有不從者，不必於平時使其習知，況其中又有最好兵卒，爲之操縱，似較粵爲善。近以蜀路風潮激烈，各主動人主張急進辦法，現殆有弦滿欲發之勢。又胡經武（卽胡瑛）亦派有人來，胡雖在獄，以軍界關係未斷，其部下亦約千餘人，去歲弟曾通知胡君，請其組織預備，以備響應，胡已擴張其範圍，聞進步亦速。胡君之人在居君之部下者亦有之，擬於最近發動，期兩部合而爲一。據此則人數已多。際此路潮鼓湧之時，尤易推廣。蓋鄂省軍界，久受壓制。以表面上觀之，似無主動之資格，然其中實蓄有反抗之潛力。而各同志尤憤外界之譏評，必欲

一伸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譽之恥。似此人心奮發，倚爲主動，實確有把握，誠爲不可多得之機會。若強爲遏抑，聽其內部自發，吾人不爲之指揮，恐有魚爛之勢，事誠可惜，今既有如此之實力，則以武昌爲中樞，湘粵爲後勁，寧皖陝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急宜趁此機會，猛勇精進，較之徒在粵發動者，事功半倍。且於經濟問題，尤易解決。……總之此次據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弟故許與效馳驅，不日將赴長江上游，期與會合，故特由尊處轉電中山。弟與再拜，八月十四日，前函書好未發，適鄂派人來，故特補敘，又及。」

看此二書中所述，我們便知道此次武昌發難，本由武漢方面主動，臨事始派人赴滬港方面催促黃興等來鄂主持。但是黃興在香港得到他們的消息時，鄂督瑞澂也探得他們將要發難的消息了。武漢水陸各要地，都加緊戒嚴。發難的期限，本定在陰歷八月十五日；因準備未充足，而所召集的主要人物又未能即到，乃延期到八月二十五日。不料在十八日午後，祕伏漢口俄租界寶善里的黨人，因製造炸彈失慎，炸藥爆發，巡捕聞聲齊

來搜查，捕去黨員二人；清吏聞警，派人向各處搜查，繼於漢口英租界及武昌城內，破獲黨人機關三數處，捕獲憲兵彭楚潘及劉汝夔、楊宏勝並女黨員龍韻蘭等數十餘人，搜去革命旗幟印信文告，及黨員名冊等件。胡瑛在獄聞信，急函通知上海方面，囑陳英士等暫勿來鄂，因此時孫武以製炸彈受傷，蔣翊武則在端方帶往四川的新軍內，亦不在鄂、居正則因接洽滬方同志，前已往滬、因此有中止發動的傾向。但清吏所搜去的黨人名冊中，多屬軍人，軍隊中的黨員，恐政府按名圍捕，人人自危，首由工程營左隊的熊秉坤，倡議即時發難，便於陰歷十九日（即陽歷十月十日）午後九時糾集軍中同志，猛撲楚望臺，占領軍械局；輜重營由城外斬關而入，會攻督署，炮隊馬隊亦動。鄂督瑞澂新軍統制張彪，及文武大小各吏，皆倉猝棄城逃走，武昌便爲革命軍所有。漢陽漢口也隨卽爲革命軍所佔領。這便是武昌起義的由來。

（二）武漢情勢之危急 武漢三鎮爲革命軍攻佔後，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形勢已經穩固，基礎已經確立了；其實不然。第一、因爲在武漢領導革命的人才缺乏，不能建立

強固的革命基礎。當武漢攻佔組織軍政府時，首先成問題的，是都督的人選。當時劉公在漢口，倉卒間還不能渡江，所請黃興等亦尙未到，其餘各軍領袖，都以資望淺責任重，不敢担任統領的事情；因此迫不得已，才把舊任清統領的黎元洪找出來担任。同時感於革命草創爲事擇人的困難，爲權宜計，又不得不用降將，於是原任第八鎮標統的楊開甲被任爲參謀長，張景良被任爲總指揮，而革命黨的同志，反多自任中下級工作。這些清廷的降將，對於革命原無認識，怎能有堅定的意志，爲革命奮鬥犧牲呢？所以張景良任總指揮，一遇清廷發兵來鎮壓，卽懼怯不敢前進。這樣的人，怎麼能够領導革命？然而當時的情況，乃至不能不用這些人，領導革命人才的缺乏，可以想見了。第二、因爲在武漢的革命軍力薄弱，不能抗拒清兵的進攻。當發動武漢起義的時候，是以原八鎮及混成協留駐在武昌的部隊爲主幹，合計官佐士兵，不及萬人。但經十九二十之役，殺傷逃亡之餘，所在老兵，不過三數千人。而武漢市民素來不願當兵，招募亦甚困難，強其入伍，則多逃跑，所以擴充兵力，至感棘手。第三、武漢地居中部，水陸交通便利，清

廷調兵圍攻易，革命軍獲得外來接濟難。因有以上種種情形，所以當清廷調集水陸大軍兼程赴援時，武漢卽很孤危。其後雖有黃興抵漢，指揮進擊，終以勢單力薄，不能得逞。以致漢口漢陽相繼失守，而武昌的形勢更加岌岌不可終日了。

(三) 上海南京之響應 長江軍事形勢，以武漢爲中心，以上海爲咽喉。這兩處地方可以互爲呼應，手足相顧。所以英士於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後，卽注意於此；一方面計劃上海軍事運動，一方面與兩湖同志切實聯絡。及至八月中武昌發難以後，滿清政府急調水陸大軍分途進剿，想一舉而撲滅武漢的革命軍，這時武漢軍政府基礎未固，軍力薄弱，其勢十分危急，因電各省同志，請速發難響應。

英士在上海接得這個訊息，便立刻趕到南京，和當地同志商量，謀由南京首先發動；可是南京的同志，因清吏鐵良張勳擁有重兵，猝發恐不容易，都主張稍緩。於是他又跑回杭州，建議由杭州先發，杭州同志又以爲滬杭交通太便；如果上海尙未入革命軍手中，杭州先動，極爲危險，都主張上海先發，杭州隨後響應。於是他便立刻跑回上海，

積極準備起事。

九月間，正是清軍圍攻武漢最急的時候，革命軍的抵抗已有不支之勢。及至十二日漢口失守以後，武昌處境更加危殆。恰好在這個時候，英士在上海的準備告成，他因於九月十三日，組織了一部份同志，交給高子白楊譜箴共同督率去進攻製造局。製造局中駐守的軍隊；一部份已表示贊成革命，一部份還表示反對，到了革命軍進攻時，局中軍隊仍舊抵抗，相持未下，影響了一切進行。他看到這種情形，便請各同志停止進攻，自己徒手入製造局向駐軍開導，冀得和平解決。大家都認爲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事，力阻其行，他不顧一切，竟隻身前往，到了製造局，果被駐軍扣留，用鐵索把他鎖在椅上。外邊的同鄉都以爲他已被難，非常悲憤，進攻愈急，到了第二天製造局被攻破時，纔把他救出，他一點也沒有悲喜之情，只含笑道：「大家都來了。」

佔領製造局後，繼着又收復郵政總局及上海電報局，淞滬完全入革命軍之手。各同志齊集會議，討論善後辦法，都認爲非舉出適當的人出來統率，不能應付大局。討論結

果，他便在大家一致擁護之下，担任上海都督了。時駐淞滬海軍艦隊，尙未表示態度，他力促其宣布獨立，等到海軍獨立通電發出，局面更爲安定。淞滬光復後的幾天內，杭州、蘇州、鎮江各地同志聞風，也相繼宣布獨立，東南半壁展開了新局勢，而武漢革命得到了聲援，奮鬥的勇氣也增加了百倍。

這時候，張勳仍然盤據南京，和革命爲敵，英士便和各地同志組織蘇、浙、鎮、滬聯軍，推徐紹曾爲總司令，會攻南京，而一切軍需接濟，都仰給於上海，他一身獨任其勞，未稍放鬆，二十餘日後纔把南京攻下，東南形勢大定。

這時湖北方面，漢陽雖又已失去，情形相當嚴重；但南京克復消息一傳到，清軍感到大勢已去，攻勢也無形緩和，時國父適從歐洲回到上海，各獨立省分代表，也先後到上海齊集，會議結果，決定在南京設立臨時政府，國父被舉爲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便昂然地出現了。

滬、淞的克復，穩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礎，功勞最大。國父後來追述此事，曾



說：「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爲上海。陳其美（卽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其美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其美一木之支者，較他着尤多也。」這是一點也不過譽的。

陳  
英  
士

四  
〇

## 六、嚴密黨的組織

(一)由同盟會到國民黨 同盟會經過辛亥革命，將滿清帝制推翻，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之後，便由祕密的革命黨一變而為公開的政黨。一般追逐權勢的人，看到內而政府外而都督，很多是同盟會的黨員，心裏十分羨慕，競相加入，一時黨員數量，驟然大增。而舊日熱心革命的黨員，反有以為革命已告完成，即潔身遠行；更有一些黨員，因政見不同，自行脫離，另組政治團體；因是同盟會在質的方面起了變化，以致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不能和勢力雄厚的共和黨相抗爭。

同盟會幹部宋教仁看到這種情勢，很想擴展黨勢，在參議院中獲得多數，以產生政黨內閣，實現他的政治主張；於是便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四個政治團體，於民元八月，改組為國民黨。所布政綱，盡量的偏向溫和，以俯就被合併的他黨，因此，民二的國會選舉，國民黨果然獲勝了。

(二)當日國民黨精神之渙散 當日國民黨精神的渙散，和組織的鬆懈，可由它和袁世凱軍閥勢力鬥爭失敗上看出來。宋教仁於國民黨國會競選獲勝後，以為組織政黨內閣有望，於是他便由湘而鄂而皖而滬，到處演說，對於時政的得失，盡意發揮。宋氏的這種舉動，在先進的立憲國家看來，本來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北洋軍閥官僚看來，却很不順眼。他們怕由議會中的多數黨，出來組織政黨內閣之後，他們的權力就會受到限制，因是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午後十時，當宋教仁預備乘滬甯車北上時，即派人在滬甯車站對宋行刺，教仁受傷很重，至念二日就死了。這就是有名的刺宋案件。刺宋案件發生後，舉國人心震動，袁派的人反誣說是國民黨中人互相殘殺，以作嫁禍之計。幸英士素來熟悉上海社會的情形，於是協助租界捕房搜查兇犯，僅僅兩天工夫，便將兇手拿到，又搜獲許多確實證據，真相大白，全國譁然。

我們知道，刺宋案的發生祇是袁氏圖謀消滅國民黨的初步，以後還要採取種種措施，來削弱國民黨的聲勢的。黨人不察，大家不知道趕快團結起來，對主使刺宋的袁世凱

施以嚴厲的制裁；反而在如何處置宋案一問題上，發生了不同的見解。譬如 國父的態度，便很積極，當他由日本回至上海時，看到宋案發生情形，認爲袁氏背叛民國的罪惡已不可掩，應乘人心激怒之時，聲罪致討，以除後患；而黃興等却以爲宋氏既以行政首領主謀殺人，宜依據法律以求解決。英士的主張和黃興的相同，贊成依法律以求解決的結果，後者的意見獲勝， 國父的主張遂未得實現；於是 由國會提出彈劾，那知袁氏果然置之不理，反而變本加厲的預備對國民黨做更進一步的壓迫，因向列强大舉借款，以便添購軍械，收買議員，運動軍隊。等到他的部置就緒以後，便藉口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曾反對大借款，有不服從中央的舉動，下令將他們一齊免職；到了這個時候，國民黨人纔知道袁世凱的陰險，深悔沒有聽從 國父主張，致有此失着。但是袁氏的計劃是想把反對他的國民黨，一齊消滅了，他可爲所欲爲；因是他在將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人免職以後，又派他的心腹李純段祺瑞率兵陸續南下，預備對國民黨人更有所舉動。到了這時，黨人心裏着慌了，以爲再不起兵討伐，便有

被消滅的危險；於是推定李烈鈞回江西湖口首先發難，南京廣東湖南安徽福建四川等省陸續響應，對袁世凱聲罪致討。可是這時國內的情勢已經轉變，人民對於袁世凱的罪惡，沒有先前那樣激憤了，所以雖有贛軍的發難，和各省的響應，終敵不過袁氏的軍力，至九月間，各省討袁軍遂被消滅，這便是「二次革命」的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後，黨人多亡命日本，惟有英士一人獨留上海，預備再接再厲的策劃討袁軍事，後為袁黨偵悉，請上海領事團加以逮捕，他乃致函領事團，提出嚴重抗議，義正詞嚴，領事團深為感動，袁黨毒計卒不得售。

(三) 協助 國父嚴密組織 由於討袁軍事的失敗，國民黨組織鬆馳和精神渙散的缺點，盡情暴露。同時袁世凱在討袁失敗以後，益無忌憚；於是逐議員，廢約法，任宵小，殺黨人，勾結列強，陰謀帝制。而這時國內黨員，賢者死事，不肖者變節；即亡命海外者，亦多墮志他圖，投降自首。總理憂憤交集，不忍見二十餘年艱難締造之革命主義未達，遂爾不振。於是號召能立於戰線的同志，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革命陣容

，繼續爲討袁而奮鬥，便打電去上海召英士來日勸助，英士從這次失敗中，也發生了和國父同樣的感想，他曾說：「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衆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盪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地據數省，擁兵十萬，北兵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銷沉之所致也。」所以一接到國父的電報，便立刻東渡。

民國三年六月，開總理選舉會，國父當選爲總理，七月八日在日本築地精養軒開成立會。總理當衆宣誓加盟，其餘的同志入盟，也須宣誓。那誓約道：

立誓約人，爲救中國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和平，特誠謹誓如左：

### 一、實行宗旨

### 二、服從命令

### 三、盡忠職務

#### 四、嚴守祕密

#### 五、誓共生死

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

省 府 州 縣 立誓約人

(按指模處)

#### 介紹人

因爲這次組黨，着重堅定革命陣線，振奮革命精神，以增強革命力量，所以誓約和入盟手續規定比較嚴密。因是一般舊日黨員多有不贊成誓約及按指模而赴歐洲或南洋者，黃興亦未加盟而赴美，英士寫信給他，說明組黨必須嚴密，和同志必須附從中山先生的苦衷，詞意十分沉痛動人。那信道：

「克強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從諸公後，奔走國事，於茲有年，每懷德音，誼逾骨肉，去夏，征颯西發，美正養疴在院，原擬力疾走別，握手傾懷，迺莫獲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復以事先日就道，卒無從一面，商榷區區之意，於足下緣何慳也。



日者晤日友宮崎君，述及近狀，益眷眷國事，彌令美動榛苓彼美，風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譚宋輩，過滬上時，談及吾黨健者，必交推足下，以爲孫氏理想，黃氏實行。夫謂足下爲革命實行家，則海內無賢無愚莫不異口同聲，於足下無所損，惟謂中山先生傾於理想，此語一入吾人腦際，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見，不易見諸實行，迨至今日，猶有持此言以反對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徵諸過去之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而反對之，致於失敗耶？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皆致失敗，則於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爲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懷往事，而欲痛滌吾非者也。爰臚昔日反對中山先生，其歷致失敗之點之有負中山先生者數事以告，足下其亦樂聞之否耶？

當中山先生之就職總統也，海內風雲，擾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見，一未實行，

而經濟支絀，更足以掣其肘，比國借款，經臨時參議院之極端反對，海內士大夫，更藉口喪失利權，引爲詬病，究其實實交九七，年息五釐，卽有担保，利權不礙，視後日袁氏五國財團借款之實交八二，鹽稅作抵，不足，復竟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監督財政全權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豈可同年語耶？乃羣焉不察，終受經濟影響，致妨政府行動，中山先生既束手無策，國家更瀕於阽危，固執偏見，貽誤大局，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一。

及南北議和以後，袁氏當選臨時總統，中山先生當時最要之主張，約有三事，一則袁氏須就職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謂南北聲氣，未見調和，雙方舉動，時生誤會，於共和民國統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職南京不爲功。蓋所以聯絡南北感情，以堅袁氏對於民軍之信用，而祛民軍對於袁氏之嫌疑也。二則民國須遷都南京也。北京爲前代所都，帝王癡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瀉，必使失所憑藉，方足剷除專制遺孽，遷地爲良，庶可蕩滌一般瑕

穢耳。三則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詔，全權授袁氏組織共和政府也。夫中華民國乃根據臨時約法，取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復構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臨時總統，乃得南京國民政府所公選之參議院議員之同意，而推舉之，非清帝所得任意取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於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當日最爲適法之主張，而不惜以死力爭之者也。乃竟聽袁氏食其就職南京，取決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約法，推翻共和之後患者，則非中山先生當日主張政見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試問中山先生主張政見之所以格而不行者，情形雖複雜，而其重要原因，非由黨人當日識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二。

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志爲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吾人以爲空涉理想，而反對之。且時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態度，卒至朝野冰炭，政黨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

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謀國之苦衷，經世之傾盡，轉不能表於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之事，猶可曰一般黨人之無識，非美與足下之過也。獨在於宋案發生，中山先生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是誓必去之，所定計畫，厥有兩端。一曰聯日。聯日之舉，蓋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黨之勢也。日國亞東，於我爲鄰，親與善鄰，乃我之福，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聯日爲重要問題，決意親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視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輕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孫李東走，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則失所與矣。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爲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既已鑿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遲鈍，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

律之解決，不爲宣戰之預備，豈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法律以遷延而失其效，人心以積久而愈灰冰，時機坐失，計劃不成，事欲求全，適得其反，設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貽伊戚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無何刺宋案牽於袁趙之蔑視國法，遲遲未結，五國借款又不經國會承認，違法成立，斯時反對之聲，舉國若狂，乃吾人又以爲有國會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爭在，袁氏終當屈服於此數者，而取消之。在中山先生則以爲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堅持，均不足以戰予智自雄擁兵自衛之野心家，欲求解決之方，惟有訴諸武力而已矣。其主張辦法，一方面速興問罪之師，一方面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借款之公意於五國財團。五國財團經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於二星期內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欲躬親赴粵，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聽，不得已以美先以上海獨立，吾人又以上海彈丸地，難與之抗，更不聽之，當此之時，海軍尚未接洽，自願宣告獨

立。中山先生力贊其成，吾人以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不欲爲海軍先發之計，尋而北軍來滬，美擬遊擊海上，不使登陸，中山先生以爲然矣，足下又以爲非計；其後海軍奉袁之命，開赴煙台，中山先生聞而欲止之，曰：「海軍助我則我勝，海軍助袁則袁勝，欲爲我助，則宜留之。開赴煙台，恐將生變。」美與足下，則以海軍既表詞意於先，斷不中變於後，均不聽之。海軍北上，入袁氏籠矣。嗣又有吳淞炮擊兵艦之舉，以生其疑，而激之變；於是海軍全部，遂不爲我用矣。且中山先生當時屢促南京獨立，某等猶以下級軍官未能一致，諉以運動未成熟，中山先生決擬親赴南京，宣告獨立，二三同志，咸以軍旅之事，乃足下所長，於是足下遂主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張政見，皆爲破壞借款，推倒袁氏計也，遷延時日，遂巡不進，坐誤時機，卒鮮寸效，公理見拙於武力，勝算卒敗於金錢，信用不孚於外人，國法不加於袁氏。乃借款欺人之語，舉二千五百萬鎊之外債，不用之爲善後政費，而用之爲構軍械，充兵餉，買議員，賞奸細，以蹂躪南京，屠戮民黨，攫取總統

之資矣。設當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卽時獨立，勝負之數，尙未可知也。蓋其時聯軍十萬，擁地數省，李純未至江西，芝貴不聞南下，率我銳師，鼓其朝氣，以之聲討國賊，爭衡天下無難矣。惜乎粵湘諸省，不獨立於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諸公，不發難於都督取消之際，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變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討之，蓋亦晚矣。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五。

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識，遇事燭照無遺，先幾洞若觀火，而美於其時，貿然反對之，而於足下主張政見，則贊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於其間，亦以識不過人，智闇慮物，泥於孫氏理想一語之成見而已。蓋以中山先生所提議者，胥不免遠於事實，故懷挾成見，自與足下爲近，豈知杓守尺寸，動失尋丈，貽誤國事，罔不由此乎？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已覆，來軫方適，亡羊補牢，時猶未晚，見兔顧犬，機尙不失，美之所見如此，未悉足下以爲何如？自今而後，竊願與足下共勉之耳。

夫人之才識，與時並進，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厭從人，鄙見以為理想者，事實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於二十年前，當時反對之者，舉國士大夫，殆將一致。乃經二十年後，卒能見諸實行者，理想之結果也。使吾人於二十年前，即贊成其說，安見所懸理想，必遲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於二十年後猶反對，則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時始克形諸事實，或且終不成就，至於靡有窮期者，亦難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證實，全在吾人之視察，能否了解，能否贊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觀於既往，可驗將來，此就中山先生之言也。東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之言也。足下明敏勝美，萬萬當鑒及此，何待美之喋喋，然美更有不容已於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謂革命事日暮可期，必不遠待五年以後者也；誠以民困之不蘇，匪亂之不靖，軍隊之驕橫，執政之荒淫，有一於此，足以亂國，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剝極必復，否滿必泰，循環之理，不間毫髮，乘機而起，積極進行，撥敵反正，殆如運掌。美雖愚闇，願竭棉薄，庶乎中山先



生之理想，即見實行。不至如推倒滿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後，故中華革命黨之組織，亦時勢有以迫之也。

顧自斯黨成立以來，舊日同志，頗多訾議，以爲多事變更，予人瑕隙，計之左者，不知同盟結會於祕密時代，辛亥以後，一變而爲國民黨，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見擴張，勢力日漸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黨猶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齟齬敗類，更覆雨而翻雲，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羣，須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貴改弦，二三同志，亦有諒中山先生慘淡經營，改組機關之苦衷否耶。至於所定誓約，有附從先生服從命令等語，此中山先生深有鑒於前此致敗之故，多出於少數無識黨人，誤會平等自由之真意，蓋自辛亥克復以後，國民未享受平等自由之幸福，臨於其上者，個人先前踰規越矩之行爲，權利則猜猜以爭，義務則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統攝，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爲從違，更難達精神一貫之旨，所謂既不能命，又不受

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於此，欲相率同志，納於軌物，庶以統一事權，非強制同志，尸厥官肢，盡失自由行動，美以爲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衆星之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至於紛岐。懸目的以爲之赴，而視力乃不分，有指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中山先生政見，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爲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足下其許爲同志，而降心相從否耶？竊維美與足下共負大局安危之責，實爲多年患難之交，意見稍或差池，宗旨務求一貫，惟以情睽地隔，傳聞不無異詞，緩進急行，舉動輒多誤會，相析疑義，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來，有如望歲，迢迢水闊，懷人思長，嚶嚶鳥鳴，求友聲切，務祈足下尅日命駕言旋，共肩艱鉅，歲寒松柏，至老彌堅，天半雲霞，縈情獨苦，陰霾回塞，相期携手同仇；滄海橫流，端賴和衷共濟。於乎，長蛇封豕，列強方逞食之謀，社鼠城狐，內賊愈肆衣壩之

技，飄搖予室，綢繆不忘未雨之思，風雨同舟，慷慨應擊中流之楫，望風懷想，不盡依依，敬掬微忱，專求指示，寒風尚重，諸維爲國珍攝，言不罄意。」

由上面這封信看來，我們可知英士對於國父的認識是很真實，而對於中華革命黨的維護也是很具苦心的！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袁世凱非常恐懼，想出種種方法來破壞。他知道革命黨的費用，有許多是從海外華僑那裏募捐得來的，他就派人到海外有華僑的地方，混稱革命黨，四出募捐，以吸收華僑的金錢，破壞革命黨的信用，他知道東京青年黨員極爲活動，就派蔣士立籌款五十萬來東京，與公使陸宗輿商定辦法：或者資送回國，予以政治地位；或者留在國外休養，予以優裕生活費；或者補給留學官費。許多意志薄弱的青年，都爲蔣士立籠絡去了。當時亡命生活窮苦異常，經此一着，中華革命黨幾乎發生動搖。後來，一方面由總部籌款設上野旅館，以爲補助；一方面有湖南青年黨員吳先梅自請刺死蔣士立，這樣危險纔算渡過了。

英士在中華革命黨裏擔任總務部長，很多的計劃，都是由他擬定的，給國父的幫助很大。不久他又在上海策動肇和兵艦舉義，給袁世凱一個沉重的打擊。

## 七、策動討袁軍事

前面已經述過，袁世凱得勢後，總想大權獨攬，處處地方討厭革命黨的牽制，而革命黨者覺得袁氏常常背叛民國，非加討伐不可。中華革命黨的主要目標，可說即是討袁，因此策劃討袁的軍事，也就成爲英士的主要工作了。以下將它分爲：英士回國的經過，謀刺鄭汝成，肇和兵艦之舉義，袁世凱之恢復帝制，雲南起義，及英士遇害等項，詳爲說明。

(一) 英士回國的經過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國內革命勢力又漸漸地恢復起來。英士向 國父建議，以爲第一第二兩次革命失敗原因雖多，但黨人不在首都革命，以動搖敵人的基礎，使其仍有所憑藉，以壓制革命勢力，實爲最大原因。所以我黨此後討袁，應注意東北黨務，以作首都革命的準備。

三年春，他便親自回到大連，經營東三省革命，住在大連約五十日，成立奉天革命

黨機關部。三月間歸東京，同時又請國父經營長江方面，派出同志分任江蘇，浙江，安徽各省軍事，都因準備未充足，陸續失敗。

四年春，國內變化漸急，迭接長江方面同志電催速回國主持，他乃於二月間由日抵滬，主持長江方面進行事宜。當時因種種障礙，一時未甚得手；他非常憤激，曾電告國父說：「如事不成，決不再赴日亡命。」意志非常堅決。國父接電，怕他輕於犧牲，函電交馳，促其東渡，但他仍不肯行，到了夏間，袁世凱爲欲換得日本承認帝制，不惜承認日公使日置益所提出的二十一條的要求，又命楊度等組織籌安會，以資勸進，帝制運動日益急，而國內人心也愈憤慨，國父急招他到東京去商議，他不得已乃於八月間東渡，商議結果，以爲當前袁氏兵力集中東南一隅，西南方面比較空虛，不如先從西南發動，他被派回廣東去主持。

十月，他離開日本到廣東，途經上海，上海方面負責的同志向他報告，說海陸軍運動已相當成熟，人心也大可用，機不可失，堅留他在上海主持大計，他經過詳細審

察，他認爲事確有可爲，就電 國父請示，得復許可，乃將赴粵之意打銷，留駐上海。

(二) 謀刺鄭汝成 英士既留滬，以上海爲全國重鎮，長江咽喉，而鄭汝成，擁精兵十餘萬，兼控制海軍，爲袁氏江南屏藩，鄭氏又幹練多材，不去鄭則上海事發動不易，於是決先去鄭，而後發難。

十一月八日，英士據各方報告，知是月十日爲日皇登極典禮，駐滬日本總領事署開會慶祝，鄭汝成爲上海鎮守使，在禮必須往賀。乃調查自龍華至日本總領事署之各路綫，選敢死之士十餘人，携武器分佈各要隘，期必殲鄭；而英租界外白渡橋，爲至日領署必經之道，乃擬選最幹練之死士二人任之，以期爲最後之一擊。

同志中有諗王皖峯王明山沉勇，嫻射擊術，乃推之任外白渡橋擊鄭之事。王皖峯吉林人，幼讀書，壯營商，年十六，卽入同盟會，從事革命運動；王明山山東萊陽人，經商於奉天，與王皖峯交甚摯。二人皆善於射擊，沉默寡言，果敢重然諾。是年秋，廈爾璦因謀入浙發難，招同志中有勇於赴義者與偕，二王聞訊，皆欣然來，參與密謀，後因

英士主在滬先發，卒未去浙。英士既聞二王能當大任，乃於十一月九日，招與相見，告以刺鄭主旨及成功必不能免之情形，二人慨然許諾，最後英士還對他們說：「我將靜候你們成功與成仁的消息，望勿負此行」的話，才分別了。接着由英士的部屬周淡游拿出鄭氏的相片，使二王認辨，又給了他們駁殼槍二枝，炸彈一枚，以便行事。

十日晨，周淡游趨寶昌路寶康里三十四號二人寓所偕往，皖峯乃挾二槍，明山則懷二炸彈。偕至外白渡橋側，距橋約三四丈佇俟之，這時已十點多鐘了。少頃，一中國軍官乘汽車來，將抵橋，皖峯以為鄭汝成，將擊之，淡游急肘之，使勿動，乃止；十一時，鄭汝成率其司務長舒錦秀乘汽車來。先是鄭微聞民黨將圖之，戒備極周，是晨特迂道乘汽艇至漢口路外灘登岸，換乘汽車而行，故英士所遣在各要隘狙伺者，皆不與鄭遇。鄭車既近外白渡橋，以車輛填塞，車徐徐行，淡游瞥見，戟指白：「彼車是」，王明山即探懷取炸彈一，投向鄭車，未中，遽忽然墮裂，行人遑避，鄭御者換車欲疾駛去，明山見事迫，眺向前，再擲第二彈，中車，車蓋裂，玻璃粉飛，鄭及其御者皆受震而暈，



皖峯乃疾登車，左手援車欄，右手提駁殼槍，猛擊鄭頭部，十彈均中要害，乃更出第二槍，悉力射之，鄭立斃，頭顱洞穿若蜂巢，血四濺射，其司務長亦被重創踣。明山立車側，意甚得，路人四竄，中西巡士皆氣懾不敢前，稍久，見二人猶不行，乃集百餘人成一大圍遙圍之，皖峯再睨鄭屍，顧巡士而嘻白：「公事已畢，願受縛。」乃棄二槍於地，巡士見二人已徒手，乃敢前執，拘於虹口警所。西巡長訊其狀，二人皆侃侃言曰：「鄭汝成輔袁世凱叛反民國，余等爲民除賊，使天下知吾人討賊之義；且知民賊之不可爲，事之始末，皆余二人爲之，勿妄涉他人也。」詞氣慷慨，聽者動容，西巡長慮二人寓所，猶有人潛匿，冀得其他物證，乃於同日下午，命巡士解二人至寶康里寓所搜檢，則祇餘家具及衣物少許，餘無所得。

鄭汝成既死，袁世凱大震怖，急以楊善德繼任淞滬護軍使。楊庸暗懼怯，布置逐疏，越二十五日遂有肇和之役。

(三)肇和兵艦之舉義 英士留上海，經營長江，組織總機關於法租界寶昌路漁

陽里五號，以今總裁吳忠信楊庶堪，周淡游邵元冲丁景良余建光諸人，分任軍事，財政，總務，文牘，聯絡諸職務。進行有日，長江及各省同志，均函電敦促，謂上海苟能發難，則各省必能尅期響應，適海軍總司令部於十二月三日，命肇和艦迅於六日開赴廣東。同志以肇和艦經運動現已成熟，若聽其開去，發動甚難，因是很多人都主張於六日前發難，肇和艦長黃鳴球及艦上海軍練習陳可鈞等，均表同意。英士遂電請總理任黃鳴球爲海軍總司令，楊虎爲海軍陸戰隊司令，孫祥夫爲陸戰隊副司令。布置既定，決定於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時發動，當時各人職務分配和行動計劃如左：

(1) 淞滬司令長官陳英士，參謀長吳忠信。

(2) 海軍司令黃鳴球。

(3) 海軍陸戰隊司令楊虎，副司令孫祥夫。

(4) 以肇和艦爲海軍總司令部，由楊虎率一部份部隊佔領之。佔領後，卽炮擊製造局，孫祥夫率一部份部隊分別佔領應瑞通濟兩艦，以爲肇和艦之助。

(5) 製造局同意之軍隊，及城內閘北等所聯絡之軍警，聞軍艦炮聲，即同時響應。

(6) 夏爾筠担任在各城門舉火響應。

(7) 薄子明等率山東部份同志，攻擊警察總局。

(8) 關鈞沈俠民朱霞譚斌等，担任攻擊電話局電燈廠。

(9) 陸學文担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

(10) 姜涵清曹權實楊靖波余建光等担任閘北方面軍警（余建光並任散布告示檄文）。

(11) 楊庶堪周淡游卽元冲等担任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各方勤務。

五日午後，各同志分別出發，楊虎率海軍陸戰隊，携手槍，挾炸彈，於三時許乘小汽船由黃浦灘開駛，逕向肇和艦，艦上陳可鈞等率衆響應，以事起倉卒，不及防禦，衆遂附和，時黃鳴球未在艦上，楊虎即登艦，將黨旨及創義之目的向衆宣告，大加犒賞。

旋命取砲彈，準備發砲，而司庫者不在，庫門緊閉，無法可啓，不得已，始以大槌破門，入取砲彈裝置發射，孫祥夫率陸戰隊，擬乘小汽船進佔應瑞艦，但以未獲海關照護，爲巡捕干涉折回，應瑞通濟兩艦因不得手。朱霞譚斌等率部躍佔電話局後，袁軍大至，不敵而退，陸學文等二十餘人，攻擊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勝而佔之，旋袁軍增援趕到，與戰不利而退。薄子明率所部山東同志，進攻警察總局，袁軍大至，不敵而退。陸上出動各隊，遂均告失敗，製造局方面之我軍，聞肇和砲聲，正擬響應，而砲聲忽又中止，疑遭失敗，遂不敢響應。英士在漁陽里五號機關總部。聞肇和砲聲，以爲事已得手，即率幹部同志令總裁及吳忠信丁景良徐朗四周應時俞信大等冒險至華界，預備指揮進擊，不意至警察第一區時，見敵軍遍布，不得過，遂折回總部。

先是各同志以發難期近，出入總機關部者，日益加多，尤以五日下午爲衆；以致比鄰之法人見而生疑，告於捕房。捕房卽於是晚率警破門而入，實行搜查，陳果夫丁景良等在樓下被捕，果夫故抗聲辯，今總裁與吳忠信楊庶堪章杰等在樓，聞人聲譟雜，知有

變，即遜入鄰舍，因以獲免。時英士住宅，與機關部相連，今總裁恐捕房轉來抄查，遭受波累，因勸英士與之同歸新民里私寓。

總機關部既遭破壞，對於各路聯絡，遂亦中斷，影響發難至鉅。蓋初定計劃，海軍發砲，陸軍必當響應，令楊虎攻佔肇和艦，向製造局發砲數十響，而未見還砲，以爲製造局已爲我軍佔領，若更發砲，必致自傷，遂中止之。同時肇和又以信號發至應瑞通濟，詢兩艦是否同意，回信謂「迨議畢，當贊成，請勿擊，」於是肇和同志益信無慮。孰意淞滬護軍使楊善德，聞悉肇和艦爲國民黨人攻佔後，即遍邀在滬官紳，籌議對策，衆莫決，惟袁世凱之軍事參議楊晟，力主攻肇，雖將肇和砲毀，亦無所惜，卒從楊議，因向交通銀行提取巨款，厚賄應瑞通濟官兵促其速攻肇和。兩艦官兵爲金錢祿位所惑，頗受驅使，而與國民黨通聲氣之少數官，遂亦不能爲力。

六日晨，應瑞通濟同向肇和發砲攻擊。肇和以事出意外倉卒應戰，砲多未中，相持時許，死傷枕籍。後擬開至吳淞口暫避，又以不諳電氣起錨法，錨不能上，致被應瑞艦

擊中汽爐，裂炸，同志死傷逾衆，楊虎知事已去，乃易服遁至浦東而歸，陳可鈞等十餘人，頭創傷不能行，爲袁軍捕去，壯烈犧牲，而轟轟烈烈的肇和之役，就這樣失敗了。

(四)袁世凱之恢復帝制 肇和之役雖敗，實爲全國反對洪憲帝制之第一次首義！袁氏不悟，仍向帝制之迷途前進。

先是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英等六人，發起組織籌安會，於四年八月十四日在北京成立，所標宗旨，謂從學理上研究君主民主在中國孰爲適宜。發電致各省軍民長官及法團，請派代表來討論，旋得復電，多數贊成，於是製造空氣，強姦民意，僞託輿情，以君主國體當可實行，遂改稱憲政協會，進一步對帝制作積極之促進。

十月二日，非法之參政院召集國民代表大會，投票解決國體，八日公佈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以變更國體事諸國民代表大會表決，至十一月十一日，各省區全體投票事竣，並共同委託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爲國民總代表，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舉行團體投票

之總開票，結果全國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君主立憲票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數月來的帝制運動，至是果將見諸事實了。

國民代表大會既一致贊成君主立憲制，並一致推戴袁世凱爲中華帝國大皇帝，參議院遂於同日上推戴書於袁氏，袁故意表示推讓，並將推戴書送還，實則袁部一班攀龍附鳳之輩，爲之奔走結納，既製造民意，復四出聯絡，用盡種種手腕爲之疏通，早於黑幕中籌備一切，特不過藉此手續欺飾天下後世罷了。是晚參政院更爲第二次之推戴，十二日袁承認爲帝，十三日，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賀，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其餘各省文武官員，紛頒爵賞有差，十八日，下令改明年爲洪憲元年，並令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舊侶故人者頌，均勿稱臣，儼然以皇帝自命了。

(五) 雲南起義 袁世凱稱帝後 國父一面發表宣言，號召國人討袁；一面又命陳英士、居正、鄧鏗等分頭進行舉義，即在南洋之李烈鈞，陳炯明，熊克武，林虎，龔振鵬，鄒魯等，亦歸國在各省圖進行，李烈鈞，熊克武，方聲濤等先後入滇活動。

先是四年十月七日，唐繼堯等在滇開第一次秘密會議，商討起義時期，決定事項如下：（一）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響應時，即起義。（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亦起義（三）海外華僑或黨接濟餉械，亦起義。（四）如以上三項時機均歸無效，則本省爲爭國民廉恥計，亦孤注一擲，宣告獨立。十一月三日，復開第二次秘密會議，決定起義時作戰方略，推羅佩金擬定，羅在滇軍中有智多星之稱，凡雲南軍政長官，有大計輒多取決。羅乃計劃以滇軍一二兩部編爲一軍，軍分三梯團，借剿匪爲名，將第一梯團移動至四川敘府附近，第二梯團移動至瀘州附近，第三梯團移動至重慶方面，出其不意，一舉而佔敘、瀘、渝。此三重鎮既克，四川全在掌握，然後宣佈雲南獨立；別遣第三師助貴州獨立，出湖南沅，晃，謀會武漢。並決由唐坐鎮滇中，而以羅佩金爲第一軍長，殷永懋爲參謀長出川，又以鄧泰中爲一梯團第一支隊，楊峯爲第二支隊，假稱各開往鎮雄剿匪，先向川邊移動，鄧、楊隨秘密改編軍隊，準備動員，俱於十二月八九十等日，自雲南開拔。



李、熊、方等適於此時抵滇，軍事行動，更爲積極。而英士是時亦派楊大鑄返滇活動，亦頗得力。

時袁世凱因五國警告，展緩變更國體，對內亟欲定君臣之名義，對外則極力運動列強承認，因決於五年元旦登極。滇省原定於袁氏登極之日，宣布舉義，旋以事急，乃決提前發表，適得港電，蔡鍔，戴勘亦即日赴滇，因延數日以待。及蔡，戴等十二月二十日到滇，唐繼堯遂於私邸開第三次秘密會議，李、熊、方、蔡均出席，議決變更以前計劃，二十三日，唐等即電袁要求撤銷帝制，懲辦元兇，不報，遂於二十五日聲罪致討。

當起義之前夕，復開第四次秘密會議於五華山將軍署大禮堂，李烈鈞、蔡鍔、任可澄、羅佩金、方聲濤、戴勘、楊杰、李雁賓、王伯羣等均出席，由唐繼堯主席，歃血爲盟，由唐先刺指血，瀝血於酒罈內，並以餘血塗於親書簽名之誓詞上，李、蔡、任等依次舉行，其誓詞云：

「擁護共和，我輩之責，興師起義，誓滅國賊，成敗利鈍，與共休戚，萬苦千

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堅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宣誓畢，各人飲血酒一杯，焚化誓詞，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三聲，旋議組中華民國護國軍。以蔡鍔爲第一軍總司令，統兵三師出發攻四川，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統兵三師攻粵，義聲所感，士卒效命。故入四川之軍，勢如破竹；入粵之軍，得陸榮廷之接應，長驅至肇慶。貴州復繼滇而起，各省義師，風起雲湧。

(六)英士遇害 雲南起義的消息傳到上海，英士非常感奮。這時他已積勞成病，身子很不好，但仍勉強支持，苦心經營，謀在上海應援。經過幾個月的準備，時機漸熟，因定四月十二日半夜起事，約定以號砲發難，海陸軍同時響應。不料那天晚上，適值大雨，不能燃砲，直到早晨三時纔放一砲，海陸軍都未響應。於是改定第二天晚上，由海軍担任開砲，陸軍隨後響應，但海軍臨時仍不發砲，又不能動。十四日晚，又由担任運動海軍的同志宋振率領一部份同志，親到艦上去指揮，因艦長不在，兵士開槍抵抗，宋振憤極，投江自殺。這三次起事都未成，上海暫時已不易發難。

時黨人蕭光禮在江陰宣布獨立，他便派楊虎前往協助，義軍已把長江要塞的江陰砲台佔領，但卒因孤立無援而退，同時他又派夏次岩入浙江舉事，謀洩被害，浙江事也陷於停頓。

屢次起事的失敗，增加了他的許多困難，但這並不足使他灰心；只有更給他鼓勵，更使他堅決進行，這時袁世凱對他非常害怕，要用重金來使他離滬，全未發生效力，於是便懸重賞募人暗殺。上海的袁探，查知他的經濟情形非常拮据，想募款起事，正苦無有辦法。於是便由許國霖、程子安二人出面，組設一個鴻豐煤礦公司，勾結了革命叛徒李海秋，由李去對英士說，鴻豐公司有塊礦地，預備向日本人抵押借款，如他能從中介紹簽約，將來借款成功，可以十分之四幫助他作革命軍費，他聽後大喜，立刻答應；並和李約定五月十八日下午帶合同底稿來簽字。到了那一天，李及許國霖等五人來到薩坡賽路十四號他的寓所，他在客廳中招待，大家剛剛坐定，李忽然推說忘記把合同底稿帶來，起身出門去取。李剛剛出門，外面忽然闖進來兩個兇徒，拔出手槍來向他射擊，頭

部連中數槍，便頓時氣絕了。年僅四十歲。

他生前常對同志說：「輓近以來，賢者自愛其死，以故衆人倣之，相率而趨於偷，今吾將以身殉國，一矯苟且之習，且以刷黨人重死之辱。」這種光榮的犧牲，在他個人是求仁得仁，但不幸的，是中國革命的陣線上又損失了一位英勇的戰士，缺少了一個領導的人了。噩耗傳出，國父及海內外同志都爲之同聲痛哭？他死後僅半個多月，袁世凱因義軍起，憤而暴亡，元兇已除，民國再造，他也可以含笑於九原了。

## 八、革命青年之楷模

綜觀英士一生的事蹟，我們覺得他的思想和性格有幾點特色，是一般人很少具備的。

(一) 他對革命抱澈底成功主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革命聲勢大振，清廷見大勢已去，乃由其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派代表南下義和，國父對議和本不贊成，英士反對尤烈。他認為革命須求澈底成功，決不宜與反革命勢力中途妥協，否則必貽後患；無如當時許多黨員，即只顧目前的利益，以為推倒滿清，革命目的已達到，於是議和聲浪壓倒了一切。結果滿清退位，國父向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職，薦袁世凱以自代，辛亥革命就以南北議和而結果。

後來袁世凱果然走向反動，於是他又振奮革命精神，力謀推翻袁氏，求獲革命澈底成功；因而民國基礎大立。這是他為人特色之一。

(二) 他對革命抱有絕大信心。有許多人對於革命稍遇挫折，即心灰意懶，不能繼續努力；英士則不然。他在進行革命時，絲毫不計及成敗。他常說：「機會必須由創造而來，絕不是由等待而來，我們若能努力創造機會，則雖本身不能坐收成功，也可以造成一大潮流，以促進社會的進步。」肇和起義失敗後，同志頗有懊喪者，他安慰說：「事業失敗，不足畏也，改過他圖，必有成功之一日，惟志不可頹，志頹則永無成。吾輩今後仍當積極進行，成功不過時間問題耳。」他生時曾自擬一聯，書之作座右銘，那聯道：「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由是可見他的素志了。

(三) 他有革命家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民國元年，國父讓總統於袁氏，是有附帶條件的；就是要他南下宣誓就職，首都永遠設在南京。這裏寓着深刻的用意，就是使他離開了數百年來封建的巢窠，不要再做皇帝的迷夢。這些條件，經袁氏一一答應。不料他是別具野心的，等到歡迎代表北上時，他更製造兵變，藉口不能南下，要求在北京就職，北上代表和南京參謀院都中了他的詭計，竟許可了他的請求。他便一步一步

進行他的野心計劃，但他自己也很明瞭一手決不能掩蓋天下人耳目，對於真革命勢力非早爲之計不可。

英士在上海，隱然爲東南革命重心，袁氏尤視他爲眼中釘，千方百計造做謠言，一定要逼他辭去上海都督職務，他也已洞察袁氏的野心，偏偏不辭，民元三月曾作書表示態度說：「滬督去留，應視事實：事實當去，挽我不留；事實當留，推之不去。始之担任，及後之告辭，全屬事實問題，或挽或權，均非我知。現在代表北上，警變又聞，趾企北方，尙多隔膜，且國都既未解決，項城尙未南來，全局統籌，勢未大定。不得不以其美（卽英士）之驅殼，再延滬都督之黨魂，非敢將順輿情，藉此見好。」直到八月，覺得沒有再留之必要，始行辭去。

四年，他由日本返滬主持討袁軍事，有一天，他的一個同鄉而又兼親戚的某君奉袁氏之命來告訴他說：「袁大總統匯洋七十萬在交通銀行，給你出洋遊歷，此款隨時可提取。」他說：「現在我們黨裏很窮，供給黨裏用很好。」某君說：「這筆款係給你出洋

用的，不能作別用。如果你不要，便將這筆錢對付你。總之，這筆錢是爲你而用的。」他聽了這話之後，聲色俱厲的說：「我幹我的事，他聽他的便。」某君當然是不歡而去。

那個時候，時局既急不可待，而經濟却緊逼異常，籌款的事，使他感到束手無策。他聽說袁氏在出重賞求他，說什麼生擒若干，殺死若干，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尤欲生擒他來邀大賞。於是他心生一計，邀請一位姓吳的同志來商量，擬託吳覓一外人，到鄭處去報告他的住址，並和鄭訂明生擒重賞，於捕到之日付足。一面再由吳和外人，約於賞格之中，提出若干酬其勞，餘則盡移作黨的活動費；然後指定一天，由吳引外人和巡捕來捕他。至捕去之後，租界引渡與否不可知，而黨中得了這筆鉅款，便可圖大舉。吳疑慮捕房會把他引渡給鄭，他說：「租界官吏對於我，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已有定議，如捕得，即送出洋，儘可放心！」吳又疑慮久居獄中，萬一獄卒得賄，以毒藥加害。他說：「這雖然難防，但如果擇定有出口輪船之日指捕，想當無礙。果能犧牲此身以換得鉅款，而有補於救國，即被毒死，也毫無反悔。現在財政奇絀，向人借鈔，唇焦舌爛，始得若



干，而爲數不多，只可作平日維持之用，不能大有作爲。況且我此次歸來，早抱定犧牲決心，不願再做亡命，若因此致死，正合素志。二次革命失敗以來，黨人均恨不能以一死拚，我也當時不死之一人，我死之後，或能挽救黨人爲主義而犧牲的舊名譽，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真精神恢復過來！」說畢就催促吳同志決定去辦。吳覺得辦法雖好，但終恐罹於不幸，自己又將居賣友之名。他又說：「毒死一層，若能做事迅速，想必無事，你怕居賣友之名，我可給你一證，同志有質問，你可公布出來。」吳沉思良久，終不敢辦，他爲之怏怏不樂者竟日，古人說：「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又說：「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幾句話，他真可當之而無愧。

（四）他有勇於改過的美德 英士富於自信力，同時又勇於改過。當辛亥革命後，二次革命前，他因爲不十分信從 國父的主張，所以常有和 國父意見不同的地方。及至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從失敗的痛苦教訓中，深自懺悔已往的錯誤，以後便死心塌地的服從 國父的領導，他寫給黃興信中所說的話，可說是他對 國父有了新的認識，像

這樣勇於改過，毫無固執成見的偉大精神，也是常人所不可及的。

(五)他有一種求知若渴的熱望 一般人只知道英士是一個熱烈的革命家，而不

知道他對於知識的追求，也是同樣熱烈的。前面我們看到他棄商就學，可以說正是他求知慾的最初表現，辛亥革命後，他認為中國必須趕緊建設，前途纔有希望。他嘗寄人書說：「現今我國百不如人，將來欲謀發達，須各方面都要求科學進步。」又說：「欲救中國，非急起直追不可，今觀各國之進步，猶賽跑然。返觀我國則且行且止，一若不見人之在我前者，彼跑百步，我當跑百步以上，則若干年之後，或可追及，否則即行百步，亦望塵莫及矣。何況一步不前耶？吾輩之心，滿擬駕中國於世界各國之上，苟不急進，將何以達我之目的？」所以他解去上海都督職務之後，便準備出洋遊學，尋求高深學問，藉以負起建設新中國的責任。他對於教育子弟，也諄諄以注重學問告誡，他給姪兒果夫的信說：「爲一身，爲國家，皆非學問不成。」又說：「爲人須立志遠大，不可務其小者近者，你當教你弟妹好好求學，立志救國，不可教其將來爲飯碗計而勤學，普通人

教子弟，常作如此想，吾輩當切戒之。凡存心謀個人者，即不足與謀，謀國須比謀一身爲重，對於自己一身，但須勉其成爲一有能力可以救國之人足矣。」這雖是家庭瑣事，亦可看出他對知識的注重。

(六)他富有建設理想 民元局面的演變，和黨人不服從指揮，使國父感到失望。國父辭去臨時大總統後，便立意暫時擺脫政治，專心從事生產建設，以求民生主義的實現；在這一點上，英士和國父的懷抱是相同的。他曾對都督府同人說：「國家之弱，弱於貧，貧與弱，固相因者也。但欲求富，必先從實業上入手，經濟充足，而後練兵教育各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國自富且強矣。」又嘗寄人書說：「其美以冒險爲天職，此後共和鞏固，已無冒險者可爲之事，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管見所及，無過於實邊之謀，滿蒙回藏，僻處邊陲，地廣人稀，利源未闢，欲將我國躋於強大，先應籌集鉅款，實力經營，利用已集之軍人，振植未闢之邊地，則富強之基，實立於此。」又說：「革命者，盡我天職之事，今破壞已終，建設方始，建設之道不可無學，吾將經外洋求學，

歸而襄助建設，亦所以盡我天職也。」所以他交卸了都督職務後，就當選爲參議院議員，袁世凱想來攏絡他，要他担任工商總長的位置，他一面暫就，一面仍準備出洋考察政治實業，無如政治風雲日急，革命大業又把他的出國計劃打銷了。

(七) 他有實行世界革命的抱負 英士一生努力中國國民革命，但却抱負世界革

命的大志他常對人說：「我生平最恨強權，並喜打不平，凡是見到有以強凌弱的事，必爲憤憤不平。現在的世界仍舊是一個不平的世界，所以我願意作世界革命的工作；不過現在中國，尤其要從速革命，我又是中國人，因此我先着手於中國的革命。俟中國革命成功以後，我盡力助各弱國及亡國之民革命，獲得獨立自由，我的志願才算完全達到。

」以中國革命爲中心，來扶植各弱小民族革命，以求全世界民族之自由平等，這是中國國民黨世界革命的最高任務，也是每個黨員應負的責任。這一點，他是認識最清楚的。

他在努力中國國民革命中，常慨然以扶植東亞弱小民族爲己任，尤欲結交各弱小民族中的志士。民國紀元前二年，延吉邊境發生糾紛，他屢函東三省總督張錫鑾和吉林巡

撫陳昭常，請他們設法保護朝鮮僑民。又某年，他曾和朝鮮志士在上海組織一秘密結社，名新亞同濟社，專爲謀朝鮮獨立，他任該社的監督，且常作物質上精神上的援助。這件事很祕密，少有人知道。民國元年辭職後，袁世凱給他匯洋四萬元，促他早點出洋，此款收到後，兩個月內即用罄，除大部份爲幫助同志之外，其餘五分之一約計八千元，却是完全用於資助朝鮮安南印度的革命黨人；朝鮮在中國留學生的學費，也是統統由他負擔的。他生前曾說：「我志願太奢，恐及身不能辦到，願留之後人。」真不幸而言中。他的死，不特中國國民革命喪失了一個英勇戰士，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革命，也同時喪失了一個英明的領導者，聽說他遇害後，各國革命志士多爲之痛哭失聲，可見其平時感人之深了。

以上的幾點特色，可說是英士爲人立業的優點，讀者領略到了，很可以作爲自己的榜樣；尤其是我們革命青年，更可以作爲自己爲人立業的榜樣！

陳  
英  
士

八  
四